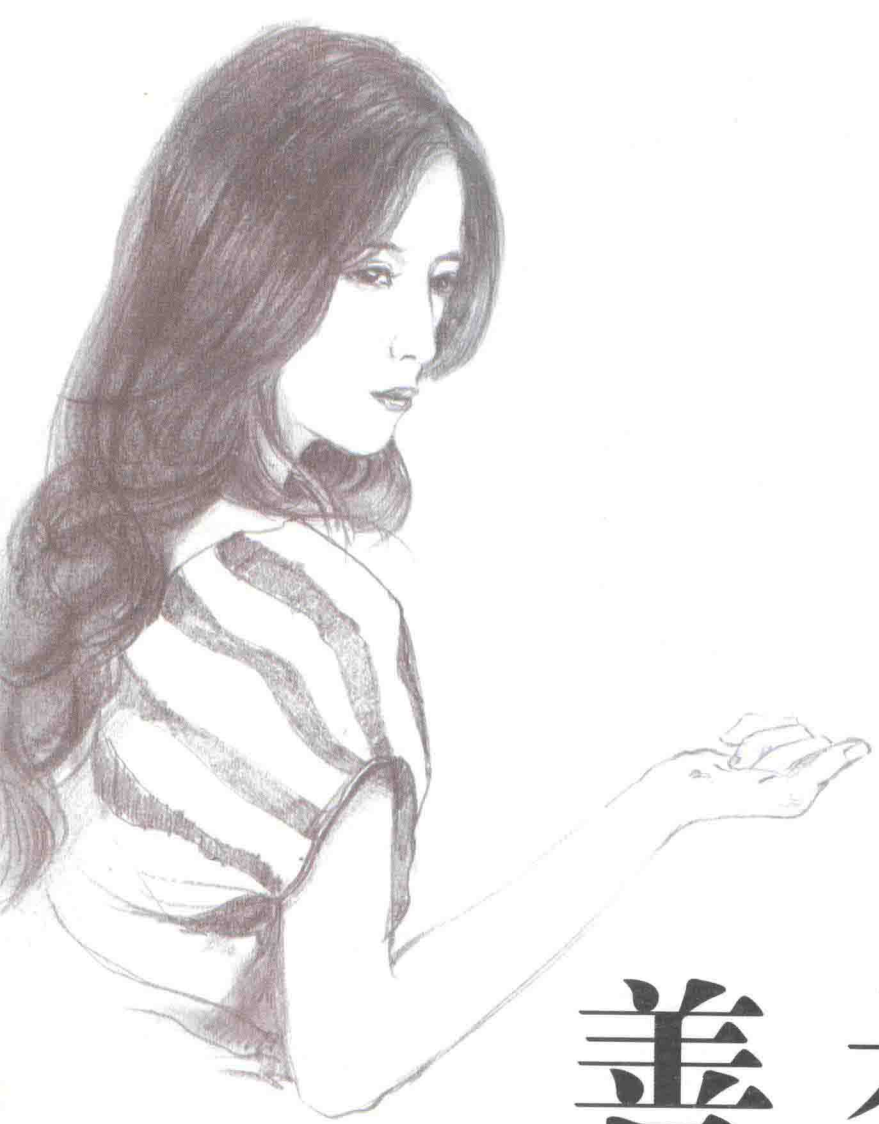

赵吾 著

善举

品质是《善举》的初衷
灵魂同样是她贯穿始终的主旨
立志文学创作者的使命

兰州大学出版社

赵吾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善举

标榜人性最美的品质是《善举》的初衷
自然，揭露丑恶灵魂同样是她贯穿始终的主旨
相信，这是每个立志文学创作者的使命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举 / 赵吾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311-04431-2

Ⅰ.①善… Ⅱ.①赵…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3287 号

策划编辑　濮丽霞
责任编辑　濮丽霞　李江霖
封面设计　李鹏远

书　　名　善举
作　　者　赵　吾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431-2
定　　价　3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赵　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4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9

第八章 63

第九章 71

第十章 77

第十一章 8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十二章 89

第十三章 97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3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27

第十八章 136

第十九章 146

第二十章 153

第二十一章 160

第二十二章 167

第二十三章 173

第二十四章 179

第二十五章 187

第二十六章 196

第二十七章 205

第二十八章 213

第二十九章 220

第三十章 227

第三十一章 235

第三十二章 242

第三十三章 249

第三十四章 256

第三十五章 263

第三十六章 268

第三十七章 275

第三十八章 281

第一章

从空中鸟瞰，下面的景致有点滑稽：那坐落在母亲河畔著名的别墅区周边，却镶着一圈破烂龌龊的矮屋与臭气熏天的垃圾山。尽管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道不窄的林带隔离，可看上去仍像是美人脸上堆着的眼屎，抑或是把《蒙娜丽莎》给放进了破镜框里。

当然喽，这只是高处给人的印象，倘若因了什么机缘，要去造访某个住在那像独立王国似的大宅子里的主人的话，途中经历的曲折迂回，又不无曲径通幽的意思。

去别墅区，无论乘车或是步行，都要先从城东过黄河大桥。过了桥后，折回向西，逆着河流走十五里，途中还要经过一片洼地和一段不短的坡路。完成了这些过程后，视野里全是数不胜数的流民们用随便什么材料搭建的矮屋与同样是用来充当栖身之所的高低不等的篷子，与之相伴的是城市排泄的部分污物，诸如拆除建筑物后废弃的沙土砖石和大量的生活垃圾，其中最惹眼的，是被称为“白色污染”的各色塑料袋之类。在尚未完全甩开这些遍地污浊的地方之时，面前豁然出现了一派静穆幽雅的景象，那是一片硕大的环绕别墅区的绿茵茵的草坪和无数整齐有序的松柏以及修葺成形的花卉。一条笔直的水泥林荫大道，宛若银铸的宝剑一样，直插进葱翠欲滴的深处。

在这条整洁气派的路的尽端，便是掩映在花草树木中的豪宅府第。

那浓重的无处不在的刻意效法异域风范的建造手法，直然令人置身于西洋童话里的天堂仙境，就连那界定各宅邸之间的铁栅栏上的造型图饰，也都匠心独运地显示着里面主人的富有、尊贵、荣耀和更多的神秘……

来到这里，谁又能对这群宫殿无动于衷呢？相信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赏一番！

这里有堪称欧式代表的罗马式。虽然模仿中略显牵强，细节里稍欠逼真，但通体构思还是若隐若现着一鳞半爪文艺复兴时期灿烂文化魅力对建筑作品的影响。浮雕图案，创意奔放而凝重；线条勾勒，深刻雍容却不失明快空灵，不论从哪个角度都浓郁地蕴含着一种意境，它们自然是高贵的气质，恢宏的气度以及鲜明的个性和创作的渐近成熟。

与罗马式毗连而建的是尽管其国土横跨欧亚，但仍属西方风格范畴的俄罗斯式。不难看出，在气势之宏伟和宗旨之明确上，它都在力争塑造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不尽人意的是，这些努力仍未能抹尽哥特式固有的圆尖顶痕迹。所有的区别无非是比仿效的蓝本更厚重些、庞大些。

与欧式和俄式在格调上迥然不同的是扶桑式。从立意与作为讲，似乎和地域没有直接的关联，通盘是个性的标签，却未显丝毫的张扬；这里也倚栏玲珑、柱础施雕、拱门轩敞、廊厅回环，但从头至尾看不出局部或细微之处的抄袭，整个做派不像欧式在彰显富丽堂皇的同时，难免有一本正经的味道。一切人力之不足和客观之局限在此都获得了高明的处理，首要的问题是将整个棱角与峥嵘深藏在圆润饱满之中，目的是让其发挥整体的感染效应，避免某种尚未自觉的小聪明破坏了全局的氛围。所有这一切，理所当然没有阻碍它无所不在的精神气质。这种成功，绝非能从某个单纯意义上得到印证。在赞叹与思考、情感与理性的交替感受之间，不禁联想到其国之象征的外有积雪覆盖、内有火山熔岩的富士山。朴素中没有寒碜，奢侈中没有铺张，追求中没有人为，渲染中没有炫耀……至此，再迟钝的人在经历了这种身临其境的熏陶后，都会彻悟到：原来这就是所谓“绚烂

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

不用说，这里自然少不了力图杂糅兼容各家之长，但却事与愿违仍显蹩脚的中西合璧式。单就那翘起的飞檐与瘦脊穹顶，已经暴露了其个性的浮躁与内涵的贫乏，更谈不上所有艺术都不可或缺的灵魂——神与韵。偶尔在窗柱门梁之中出现的精雕细琢、华丽彩绘，对整体的和谐与提升非但无补，倒显多余。即便是那用来遮阳避雨的宽大屋檐，在这里充其量也属小动作而非大作为，也许，这就是文化诉诸建筑、技巧作用于题材后反射给生活的哲思吧。当人们在或褒或贬这些作品的时候，自觉和不自觉地开始留意起一些起码的东西来，这是指建筑物的构筑材料。这会儿就会发现：中外的古建筑，尤其是那些标志性的和在建筑史上属于里程碑式的所谓杰作，西方人青睐的是质地坚硬的石材，东方人喜欢相对要松软得多的木料。由此有理由认为：西方征服的是石头，东方征服的是木头，而这些软硬物质的利用思想，是否决定了东西方的发展史和奠定了一个民族性格特质的形成以及这种内在的必然外延……

今天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在通往别墅区的路上，贴满了用醒目的黄纸写的告示，那栋乳白色的日式别墅前，人头攒动，喧闹杂吵，人们在争相看着一张贴在黑色铁门上的寻物启事——

本宅不慎丢失爱犬依你，现郑重敬告各方，如有捡到并送还者，酬谢人民币伍万元。

特征：大眼，短耳，秃嘴，毛色黑黄相间，着紫色条纹犬装，犬项系有镏金仿古铃铛一串。

又：由于此类启事媒体不予受理，故出此下策，如有打扰，尚望四邻见谅。

×月×日

一时间，这事儿成了方圆左右的头条新闻，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不消说，

从人们对此表现出的近乎失态的情形看，所关心的自然不是那条该死的狗的命运如何，而是那笔足以令任何人都动心的高额悬赏酬金！

“哼，如今有钱人的举动都是大事件，丢了一只狗都能掀起轩然大波！”

——一个来别墅区当家教的退休中学教师说。

“啊，五万元，这足够一套分期付款的商品房的首付款呀，这租房住让人实在吃不消！”

——一个没房住的青年说。

“我的项目经过论证，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如果有这笔资金启动，批量生产没问题！”

——一个商人说。

“唉，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啦，咱要有的话，我那老头子绝不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离开我的！”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听到这事后说。

“我要有这笔钱的话，孩子们就能顺顺当当地读大学了。”

——一个在这里做保姆的母亲说。

“阿弥陀佛！”

——一个来这里化缘的僧人合掌闭目道。

……

议论、感叹的绝没有开始行动得多，打从告示贴出来，这里几乎成了兜售宠物的市场。牵着、抱着各种狗的人毫无秩序地拥在别墅门前，在等候失主认领。这些狗不仅品种繁多，而且不乏外国名犬。有爱尔兰的牧羊犬、瑞典的长毛“狮子”、法国的巴儿狗、德国的纯种小黑背、日本的鹿犬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堂的、样子受看的、怪模怪样的、精神的和邋遢的……各类狗一见面，场面就热闹了：叫声、咬声，此起彼伏，乱成一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放风的时候，文重看到崔军凯很不自然地蹲在墙角并不住地咳嗽着，在他听来，这声音很异常，也很刺耳。打相识崔军凯后，很少听见他咳嗽，尤其是如此剧烈的样子！他的身板实在结实健壮得非常人可比。不仅指瓷实发达的肌肉与天生的大块头，那如电的眼神和敏捷的身手，还是长期练武的结果。七月灼人的烈日，人人都在躲避，可他却待在太阳地里，他像是在发冷。他宽大轮廓分明的面孔被太阳晒得漆黑如炭。他眯着眼看到文重走来时，赶忙把身子往前一挪，一脚踏住了一堆从口中吐出的浓血，紧接着环视了一下左右，正当他要站起来离开时，却猛地感到胸口及两肋间一阵剧痛，他不由得又原地蹲下了，一层虚汗浸出了额头，在烈日下，黑亮黑亮的，像渗出的油。

文重没说话，默默地蹲在了崔军凯旁边，崔军凯用肩头扛了一下他说："你赶快到荫凉处去，我今天不知怎的想晒会儿。"文重早看见了崔军凯脚下露出来的黏稠如胶的污血，几只飞声强劲的苍蝇在污血周围兴奋地翻飞着，其空中特技水平，令人类的任何飞行表演都望尘莫及。文重不敢看身旁崔军凯那因受了巨大创伤后变得虚弱发黄的脸，他只是无济于事地用手赶着正在兴头上的让人恶心的苍蝇，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再也无法控制的夺眶而出的泪水。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流泪，就是在当初经受"过堂"与无数次犯人整犯人的恶斗中吃尽了苦头

他都没哭过，因为所有的泪水早被仇恨的火焰吞噬干了。一个人如果压根没有犯罪意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作案行为，并且怀揣莫大的志愿与沉浸在追求爱情的幸福里，那么，任凭他有多么好的想象力，他都不会想到此生此世会锒铛入狱、沦为囚犯。自然一旦身陷囹圄，他是很难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巨变的。心灵、肉体、精神被强制推进了暗无天日的境地，一切都进入了近于凝固的状态，唯一残存的一点思维，就是让你加倍的恐怖和绝望，无论被判的刑期有多长，肉与灵的真正意义上的惩罚在这一瞬间以比光速还要快的速度无数次轮回体验，知道了人生幸与不幸的两个极端的一端——地狱。当你从这深渊里渐渐认识了这境遇意味着什么时，首先所要做的就是忘记和放弃先前所怀有的一切，做到与否，直接关乎你能不能重新开始人生，而给文重第二次生命的就是这位军凯大哥。遇上这位大哥，他才体会到了什么是不幸中之万幸，他明白，要不是大哥处处罩着并教会了他怎样以分秒度日，那他怎么着也熬不到今天！

文重和崔军凯是从看守所往监狱押的囚车上认识的，当然在押车的武警的严厉目光与阴森森的枪口下是不能说话的，那只是一种默契、一种相互天生好感的目光交换。看到对面坐着的面孔刚毅、身材魁伟并对自己投来友善眼光的人，文重在孤苦茫然中萌生了一丝本能求生的愿望，隐约感到往后吉凶未卜的日子里有了某种依靠，而走向监牢生涯的人，最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他们要被押送到入监大队，再由入监大队根据各人所犯的刑种和所判的刑期，押到不同的中队，这里就算是到地方了，没有特别的原因或发生特殊情况，犯人就要在这儿待到刑满释放为止。中队就是一个做事行动极有规律的集体，几百号光光头住在一起，同锅吃饭分床睡觉，各干各的事情。然而，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犯人们自然也有犯人们的规矩，入监第一课就是老犯人们给新来的犯人们“过堂”，就是用武力、用野蛮的手段让你明白——你是谁？这儿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做什么？过堂时就是“人过要下马，马过要留鞍，燕子飞过也要拔根毛”。过完了堂，就让你投入三个月的军训，学习监规队纪。这些程序结束后，就把你投到大区里劳动改造，漫长而枯燥，饥苦而提心吊胆。

囚车直奔了一整天才到了入监大队。排着队在进大铁门时，文重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里面大操场上，全是光头；都在往他们这边望着，各个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攫取的贪婪与兴奋的光，仿佛几只羊走进了狼群而这群狼也正好几天没吃上肉一样。崔军凯好像看破了文重紧张惶恐的内心，他走到文重跟前用一种艺高人胆大的口气说："兄弟，没什么可怕的，这人你不管到什么地方，是龙的就不可能是虫，再凶的狗也不可能有虎威。"尽管如此，文重还是心里没底，他盼赶快分下去，分到中队，当然是和这位大哥一起分到中队。不然他整天有种提悬而无从着地的感觉，到处是陌生，强大而生硬的陌生，你时刻被一种自己做不了自己主的渺小无助与烦愁忧悒包围着，压抑、暴躁而不敢发泄。

这里天天有人打架，先是两三个，接着十来个，再下去就变成了几十个乃至上百。这里打架的气氛很特别，虽然个个出手出脚很恶毒，但没有叫声，没有呼喊，感觉不到打架的紧张与恐怖，只看到人越围越多，数不清的光头在晃动，宛若一群争夺腐食的秃鹫。这种情形直到看守们提着警棍冲过来时才轰的一下散去，没有散去的是躺在地上的几个血肉模糊的人，就像被野兽们吃剩的几具骸骨。当把几个血肉模糊的人提起来抬走后，一切又平静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又好像在示威：这里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法动摇和改变统治这里的陌生与生硬；恐怖的陌生、窒息的生硬。

度过了难挨的几天后；他们又被押到了离入监大队四十多里处的一个营地——五中队。照例进行了和入监大队一样的入门仪式，报着列队的序号跨进了门槛，然后是大铁门哐当一声锁上了。接着就是狱警逐一登记押来的犯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刑种、刑期，检查犯人的包裹和搜身，最后就是排好队听中队领导——中队长、指导员、管教队长——讲话，讲话的核心无非是要求犯人们端正态度，认罪服判，安心改造，洗心革面，立功减刑，重新做人。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伺机逃跑，不要自杀、行凶、哄监、破坏，这些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后，文重、崔军凯和同车押来的其他六人被安排到了新犯人组，这里是清一色的铁架子床，整整齐齐、空空荡荡。新犯人们还没有在铁

床上坐稳，就见一个面相凶恶、长着一双鹰眼的高大秃头走过来，他轻蔑地扫了大家一眼后，突然声若炸雷地吼道："都给我站起来！"这一声暴喝使新监房里的人都不由得打个哆嗦，文重偷眼一看，只有崔军凯神情镇定，他只是和大家一样，站了起来，大个子光头背着手在大家面前走了一圈后仍然粗声大气地说："本人受中队领导指派，到你们新组当组长，就是说，从今以后我叫你们做啥你们就做啥，本人别无所长，就是会打，谁胆敢不听话，我就把谁的屎打出来，然后再让他一口一口吃下去！可以说，本人坐牢十年来，就是打了十年人！"他耀武扬威地说着的时候，鹰一样的目光一直在新犯人们的脸上游弋着："现在我讲清几点，今后要听哨令行事，一哨起床叠被洗脸，二哨集合点名，三哨集合吃饭，四哨出工的出工、军训的军训，五哨……"

文重几乎没有听进去新组长的就职演说，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连串的问题：原来大个子光头也是一名犯人？那为什么要这么凶呢？为什么要让这么一个扬言专会打人的暴徒当组长呢？自古以来监牢里为什么总是犯人欺侮犯人呢？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书中描述的古今牢房里的情景和外国片中牢房里犯人们相残的镜头。难道这些就改变不了吗？或者这些本身就是牢狱之灾的内容……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光头组长就带着新犯人们到饭厅的空地上开始军训，光头组长干净利落地示范了几个动作，从所摆的架势、分解动作和前后连贯上看，这家伙有两下子。他做了两遍后就让大家开始练，他看了会大伙七长八短、笨手笨脚的样子后就走出了饭厅。大伙看到光头组长出去就停下来准备歇一歇，可就在这时，十几个光头犯人快速走进了饭厅，并随手把饭厅的门关上了，他们边打量边朝新犯人们走来，新犯人们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都本能地往后退着。文重脑际掠过一个念头：看来要过堂了！不等这个念头消逝，只见先有四个犯人冲向在靠近饭厅门方向的新犯人，他们动作麻利而且熟练地把一个新犯人拖到地中央，在拖的过程中，已将那个新犯人的双臂拧到脊背，这时另有两个犯人开始用膝盖猛击那被拧住胳膊的新犯人，然后又用肘子猛砸新犯人的后背，只几下，那个新犯人就在闷声闷气的咳嗽中把鲜血喷吐了一地。有个新犯人见状不由自主地

跪在地上哭起来，还有一个新犯人跑到身后饭厅的窗前准备翻窗逃跑，可还没跑到窗跟前就自己摔倒了，他在慌乱中没注意脚下的一根露出地面的通水管子，而他的这个失误却正是致命的，不待他爬起来，早有几个追过来的犯人用脚开始在他的身上、头上狠跺起来。还没有被揍的新犯人们，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其情其景，俨然荒原上漠视着同类被食肉猛兽大快朵颐的草食动物。对这样的境遇文重不可思议，但由此而生的愤怒与悲哀却被更强大的恐怖压倒了，他彻骨铭心地有了种临近末日的感觉，身体僵硬地呆立在那里，麻木地注视着遭毒打的人，也在无奈地等待着即刻就轮到自己的灾难。突然，一声犹如来自天籁的巨吼，立时改变了眼前无法无天的场面，不管是在肆意践踏法律的暴徒罪犯，还是正在被暴徒罪犯欺辱蹂躏的受害者，都被这压抑已久、振聋发聩的怒吼声震住了！——“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流氓们，你拣老实软弱的欺侮是不是，告诉你们，我们是来服刑改造的，不是受你们这群畜生不如的家伙凌侮的，来，既然你们不把人当人，那老子就让你们同样尝尝这滋味！”崔军凯说着，脱掉了上衣扔在地上，他不等流氓们反应过来，飞身直取那几个用脚踹倒新犯人的恶棍们。然而，这些惯犯们毕竟是久经恶斗的老手，他们很快调整了姿势，也都转身朝崔军凯迎上去。崔军凯见状也并不收步，而是在适宜的距离中腾空跃起，双拳两腿，直击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只见刚才还逞凶无比的三个暴徒，已经卧地哀号起来，他们虽然强悍，但也经受不住这宛如钢腿铁拳的打击，个个用手捂着被击中的部位在痛苦不迭地呻吟着。这时，其他的老犯人们也都奔向崔军凯，崔军凯机敏但不慌乱，他像久经沙场的战将，已蹲好马步迎战，四个老犯人到底是老手，他们冲到崔军凯跟前后马上四散开来，准备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而崔军凯哪能不知，还不等四人站稳脚跟，他早已拳晃脚踢、腿扫掌劈起来，他魁梧的身板此时灵巧轻盈得像猿猴飞燕，他的出拳踢腿都是在一定步法中进行，因而招不虚发且稳、准、狠。他虽然也被对方击中，但打在他身上的拳头，就好比是打在了装瓷豆子的麻袋上，可中了他拳脚的不说是断胳膊折腿，也至少是再无还手的可能了，这不，眨眼间，这四个又倒地不起了。

不言而喻，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是谁也始料不及的，新犯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绝处逢生的惊喜之色，就连被打倒在地与被打得吐血的新犯人也忘记了疼痛，眼睛不眨地注视着眼前精彩绝伦的武打场面。

崔军凯捡起地上的衣服抖了抖土慢慢地穿上，动作不缓不急，神情若无其事，从他出奇的平静中一点也看不出刚才凶险格斗的事情，而这种沉稳与无畏，则倍增了他不可抗拒的魅力，新老犯人们都用折服和敬佩的目光望着他，他们情不自已的内心表露，已经明白无误地认可了崔军凯在他们未来监狱生活的地位——老大。

突然，“叭”的一声巨响，饭厅大门被重重的一脚踹开了，大个子光头像一尊门神似的进来了，他双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捏着一根四方的桌腿，看那白白的新茬子就知道是刚才卸下来的，他鹰隼一样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处倒地的为他“执法”的老犯人们，然后把恶狠狠的目光定格在崔军凯的脸上：“哼，看来是个练家子！”他走到离崔军凯四五步远的地方站住继续说：“在这儿，你就是阎王爷，也得给我这个土地神行跪拜礼！”说着他抢步上前，抡起桌腿朝崔军凯头顶剁下！崔军凯一个侧身步闪过，大个子光头接着又从拦腰处扫来。懂行的人知道，大个子光头并非乱抡胡打，他用的是刀法，他一定练过大刀。崔军凯见又是拦腰扫来，他急步后退，但大个子光头借着抡圆的惯力顺势一个横扫腿，这一腿又快又狠，崔军凯未能躲过，被踢在了胯上，他被踢倒了。大个子光头哪能放过这个机会？他飞步上前，抡起桌腿就朝地上的崔军凯打来。崔军凯见状，并未忙着起身，而是在桌腿劈下的一瞬，急忙往旁边一滚，待躲了这一下后又滚回原地，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大个子光头下腹一个“朝天蹬”，大个子光头仗着手中的家伙，哪里想到会有这一招？这一脚踢个正着，大个子中脚后巨大的身躯像坍下的墙一样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崔军凯没有趁此机会继续揍大个子光头，他只是拍了拍身上的土，然后平静地看着被摔个半死的大个子光头。好一阵子后，大个子光头才半坐起身来，他一只手不停地摸搓着后脑勺，显然他是头先着地的。待缓过劲来后，他立刻又凶神恶煞地朝像是在看热闹的老犯人们吼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